

[文章编号] 1671-881X(2010)04-0464-07

清代科举文献与科举制度的文化观照 ——以《钦定学政全书》为中心

霍 有 明

[摘 要] 《钦定学政全书》是一部全面记录清前期科举制度与科举文化的重要文献。由该书可以看出,清前期统治者对科举兼试策论十分重视,随时纠正只重文艺、不及策论的偏向。又严禁学子标新立异,以实行对文化教育界的思想钳制。清代科举关注考试文风,屡以“清真雅正”为鹄。对于科举制度的合理性,清人自己颇有质疑。从《钦定学政全书》的一些记录,我们可以窥见当时的士人精神面貌。作为一部学政“全书”,《钦定学政全书》中还蕴含着八旗科举制度、书院教育制度等内容。

[关键词] 科举;清代;钦定学政全书;八股文

[中图分类号] I206.2 [文献标识码] A

清乾隆三十八年(1773),理藩院尚书署礼部尚书秦尔纳等奉旨纂《钦定学政全书》。该书于乾隆三十九年纂成,钦定由武英殿刊印交礼部颁发直省。书中将原书门类详加分别、增改,凡积年谕旨及礼部议复臣工条奏中有关学校者,俱按门编入,共成80卷。内容包括学宫事宜、学校条规、颁发书籍、崇尚实学、厘正文体、书坊禁例、学政事宜、考试场规、生童试卷、考试题目、阅卷关防、考核教官、优恤士子、整饬士习、清厘籍贯、帮补廪增、贡监事例、学额总例、各省事例、乡饮酒礼、承袭奉祀等,便于各省学政和各级学校遵照执行。对了解清代的科举制度与科举文化颇具文献价值。本文则以《钦定学政全书》为中心,对清代的科举文献与科举制度略做文化观照。

一、科举重实学

通观《钦定学政全书》,清前期统治者不仅提出要“为有用之学”,且礼部在学校教育、科举考试等方面都有过一些相应举措。

按《清史稿·选举制》称:“有清以科举为抡才大典,虽初制多沿明旧,而慎重科名,严防弊窦,立法之周,得人之盛,远轶前代。”^[1](第3149页)从《钦定学政全书》看,顺、康、雍、乾四朝的统治者对科举取士确实十分重视。如卷三十六《录送科举》中,乾隆九年上谕云:“科场乃国家大典,必期选拔真才,以收实用。”“夫国家之所以慎重科举者,原欲士子奋力于学业,试官尽心于搜罗,以副抡才之典也。”^[2](第650页)

晚清梁启超曾说:“夫科举非恶制也。所恶乎畴昔之科举者,徒以其所试之科不足致用耳!”^[3](第414页)细味任公此言,实非对科举制本身予以完全否定,所恶者惟在于畴昔之科举试科不足“致用”耳!然而,细绎《钦定学政全书》,清前期统治者不仅提出过要“为有用之学”,如卷四十《贡监事例下》中乾隆三年礼部奏准云:“八旗汉文官学生,当使讲求经史,为有用之学。”且礼部在科举的“实用”和“致用”性上也曾有过举措。

增设学习科目。为达到“有用之学”的目的,清前期礼部曾要求直省各学开设一些“实用”课程。例如,在卷二十八《季考月课》内,雍正七年礼部曾议准:“律例内,刑名钱谷,各条无不具备。乃莅政临民之要务,士子允宜奉为章程,预先学习,以为他日敷政之本。应令各省学政,转飭各学教官,每当月课、季考之次日,将《大清律》与之讲解。但律文繁多,士子平日讲习经书,势难逐条遍读。应将律内开载刑名钱谷,关系紧要者,详为讲解。使之熟习淹贯,预识政治之要。学政于按临讲书之时,令诸生各讲律例三条。”不仅如此,礼部还将讲习律例定为学校的考核内容。如雍正十三年礼部议准:“讲习律例,定为考核之法,飭令各学教官,于详报月课、季考文内,将所讲律例何条,其听受者何人,逐一声明。以凭学臣查核。如有怠忽不肯尽心听受者,亦列名开报。该学政分别次数,严加惩儆。务令各生细心体认,通晓熟习。”

改变命题方式。科举考试如何命题,关系到考试的导向问题。为此,清前期统治者对考试命题屡有新规。如卷六《厘正文体》内雍正十三年礼部奉上谕:“乡、会两试,考官每因避忌字样,必摘取经书中吉祥之语为题,遂使士子易为揣摩,倩人代作,临场抄写。以致薄植之少年,得以倖取科名;而积学之老生,无由展抒底蕴。嗣后凡考试命题,不得过于拘泥,俾士子殚思用意,各出手眼,以覘实学”。又如卷十四《考试题目》内乾隆三年礼部议准云:“考试命题,固取发明义理,而亦以展拓才思。遇有人文最盛之区,若命题专取冠冕,士子蹈常袭故,或无从潜发巧思。”“嗣后学政出题,宜以明白正大为主。即间出长短搭题,亦必求文义之关通,毋蹈割裂之陋习。则既不诡于义理,而亦不闕其性灵。庶文章之能事曲尽,而课士之法亦周详矣。”可以看出,这里礼部对科举考试的题目具体要求是:固取发明义理,亦以展拓才思;既不诡于义理,亦不闕其性灵。这种要求当然是全面的。特别应当指出的是,这里还提出了要抒发“性灵”的说法,颇引人注意。

注重兼试策论。考试策论,原可覘士子之才学识见,非读死书者所能为。以晚清光绪二年状元曹鸿勋和光绪十五年状元张建勋的殿试策问为例,试题均由皇帝钦定,答卷的内容,则是针对朝廷如何寓兵于农、保障边疆的平安,如何用贤以治国,如何节俭以富国,如何通消息以强国等大政方针,引经据典,提出自己独到的意见和建议^[4](第16版)。从“为有用之学”的目的出发,清前期统治者对科举兼试策论可称重视,并及时纠正只重文艺、不及策论的偏向。如卷二十八《季考月课》中雍正六年礼部议准:“科场取士,首场试以经书、文艺,二、三场兼试策论。原欲其留心经济,为国家有用之才。今各学季考、月课,但试文艺,不及策论。恐士子专尚文词,不务实学。于政治事务殊无裨益。嗣后应令该学政严飭教官,季考、月课时,于书文一篇外,或试以策,或试以论,务期切近时务,通达政治。严立课程,分别优、劣,以示劝惩。倘教官不实心奉行,该学政题参议处。”又如该卷中乾隆九年议准:“儒学教官,每月集文、武生员于明伦堂,恭诵圣祖仁皇帝《训饬士子文》,及卧碑所载各条,令诸生敬听。仍照定例,于书文之外,或试以策,或试以论。该教官衡定等第,出榜晓谕。即将试卷申送学臣查核。”

然而,清前期统治者在鼓励士子于策论中“晓畅古今、切中时务”的同时,却又严禁其标新立异,更不得有“异端邪说”。高压之下,甚至连科举主考官都不得在命题时“以己见立说”。例如,在卷六《厘正文体》中,乾隆十九年奉上谕云:“著将《钦定四书文》一部交礼部顺天府存贮内帘,令试官知衡文正鹄,再策问时务,用覘士子学识。主考官不当以己见立说。上年顺天乡试,问黄河北行故道。今春会试,问黄河下流。皆孙嘉淦、陈世倌一己私见,究亦空言无补。若以此为去取,将启士子窥探迎合附和之弊,其渐尤不可长。即如宋元以来,辨析朱陆异同,初因讲学,而其后遂成门户。标榜攻击,甚为世道人心之害。嗣后有似此者,必治其罪。”于此则显示出清前期统治者对文化教育界的思想钳制。在这样一种文化高压下,又何谈学术自由,何谈切中时务!

关于考试文风问题,清科举中亦十分重视,屡以“清真雅正”为鹄。如《钦定学政全书》卷六《厘正文体》内,雍正十年奉上谕云:“制科以四书文取士,所以覘士子实学,且和其声,以鸣国家之盛也。”“近科以来,文风亦觉不变,但士子逞其才气词华,不免有冗长浮靡之习。是以特颁此旨,晓谕考官。所拔之文务令清真雅正,理法兼备。虽尺幅不拘一律,而支蔓浮夸之言,所当屏去。”为此,清初期科举条例屡有损益。

据《钦定学政全书》卷六《厘正文体》载,康熙九年,礼部议复“查乡、会两试,每一科出,坊贾预生召

集多人,造成浮泛不堪文字,假称新科墨卷、房行,相沿成习,文体日坏。嗣后每年乡、会试卷,礼部选其文字中程者,刊刻成帙,颁行天下。一应坊间私刻,应严行禁止。”顷奉谕旨云:“禁止滥刻选文、窗稿,虽有定例,作何严禁,著再议具奏。”礼部随议准云:“坊贾预集多人造作文字,妄称新刻墨卷传卖,及直省生员滥刻选文、窗稿者,其假造之人,如系职官,罚俸三个月;举人,罚停会试一科;贡生,罚停廷试一次;监生,罚多坐监六个月;生员,降为青衣;儒童,行令该地方官责惩。如有冒名私刻,将假冒之人究治。”乾隆元年,礼部又奉上谕云:“自坊选之禁,垂诸功令,而大家名作,不得通行。士子无由睹斯文之炳蔚,率多因陋就简,剽窃陈言。间以此倖获科名,又转相仿效。驯至先正名家之风味,邈乎难寻。所系非浅鲜也。今朕特命词臣,裒集有明及本朝诸大家时艺,精选数百篇,颁示天下,以为举业指南。并将入选之文,批抉其精微奥窔之处,俾学者了然于心目间,用以拳服摩拟。再弛坊间刻文之禁,不拘乡、会墨卷房行试牍,准其照前选刻,但不得徇情滥觞,狂言横议,致酿恶俗。”为此,礼部遂取消民间私刻墨卷、房行之禁,准其自行刊发,并将向由礼部会同翰林院选订之例即时停止。与此同时,又由词臣方苞奉敕精选明清两朝诸大家时艺41卷,名为《钦定四书文》,颁为程式,令嗣后乡、会试及岁、科试遵守。

在对墨卷、房行严格管理的同时,清前期科举中还所谓文风“诡怪舛谬”、“诡僻幽险”的试卷严加磨勘。如卷六《厘正文体》内,乾隆十四年礼部奉上谕:“近今士子以科名难倖获,或故为坚深语,或矜为俳俚辞,争长角胜风簷锁院中。偶有得售,彼此仿效,为夺帜争标良技。不知文风日下,文品益卑。有关国家抡才巨典,非细故也。”著乡、会考官加意区择,严格淘汰。乾隆十九年礼部奉上谕:“今科放榜前,传首题文有用九回肠之语,其出自《汉书》‘肠一日而九回’,大率已莫能知,不过剿袭纤巧谓合时尚。岂所谓非法不道选言而出者乎?不惟文体卑靡,将使心术佻薄,所关于士习者甚大。”乾隆二十四年,礼部又奉上谕云:“前因磨勘顺天等省乡试卷,见其中词句纰缪者不一而足。甚至不成文义,如饮君心于江海之语。于文风士习,深有关系。已降旨宣谕中外,俾衡文、作文者知所儆惕。”“为学者,果能以清真雅正为宗,一切好尚奇诡之徒无从倖售,文章自归醇正。”

今天,我们从《钦定学政全书》中清前期的一些“上谕”来看,似也能体现出这种“清真雅正”的文风。试以卷四十二《学额总例》中雍正二年上谕为例:“我圣祖仁皇帝寿考作人,六十年来山陬海澨,莫不家弦户诵。直省应试童子,人多额少,有垂老不获一衿者。其令督、抚、学政,会核人文最盛之州、县,题请小学改为中学,中学改为大学,大学照府学额录取。督、抚务宜秉公详查,不得徇私冒滥。”再看卷六十三《增广学额》中乾隆二十二年上谕:“朕敬承祖德,问俗观风;嘉惠黎元,培植士类。今者乘春布令,载莅东南;济济青衿,来迎道左。因念三吴、两浙,民多俊秀。加以百年教泽,比户书声。应试之人日多,而入学则有定数,甚有皓首而困于童子试者,其无遗珠之惜耶?宜循旧典,再沛渥恩,将江苏、安徽、浙江三省本年岁试文童,照乾隆十六年例,府学及州、县大学增取五名,中学增取四名,小学增取三名。各该学政其慎加甄录,称朕乐育人才之至意焉。”两文虽均为皇帝的“谕旨”,属朝廷文件,却并无“官腔”的刻板之气,音调铿锵,文体典重正大,文风清新活泼。这无疑也会对清代当时的文学风气产生影响。

二、科举制度合理性之争

对于科举制度的合理性,清人自己就颇有质疑,这在《钦定学政全书》中也有真切的反映。

清人关于科举考试的批评,主要集中在制义上。按有清科目取士,承明制用八股文。取四子书及《易》、《书》、《诗》、《春秋》、《礼记》五经命题,谓之制义。八股文之内容,则须根据宋朱熹《四书集注》等书,“代圣人立说”,不允许自由发挥。这在《钦定学政全书》中也可看得十分清楚。如其卷六《厘正文体》中,乾隆十四年奉上谕:“国家设科取士,首重者在四书文。盖以六经精微,尽于四子书。设非读书穷理,笃志潜心,而欲握管挥毫,发先圣之义蕴,不大相迳庭乎?清高宗甚至在巡视贡院时题有“言孔孟言大是难”之诗句。今按,其全诗则为:“万里扶摇正翻抟,飞龙利见岂为干。志圣贤志应须立,言孔孟言大是难。见说经纶推国土,从来桃李属春官。但令姓氏朱衣点,那惜三条汨烛残。”《十月二十七日幸翰林院

唱大学士及翰林等宴因便阅贡院乃知云路鹏程诚不易也得诗四首》其三^[5](第450页)

在这样一种科举文化生态下,诸多封建士人只知记诵陈腐时文,视其为弋取科名之具。对此,清人自己就多有诟病。如蒲松龄撰《聊斋志异》,其《司文郎》一篇,则借盲僧之语讽刺考官一窍不通:“仆虽盲于目,而不盲于鼻,今帘中人并鼻亦盲矣!”《贾奉雉》一篇,将抨击的矛头直指科举时艺,记一位异人奉劝贾奉雉效法拙劣文章应试,说“帘内诸官,皆以此等物事进身,恐不能因阅君文,另换一副眼睛肺肠也”,并教贾“戏于落卷中,集其蕞尔泛滥不可告人之句,连缀成文”。当贾在科场上将此鬼使神差地写出后,放榜后竟中了经魁(经书试题第一名)!又如袁枚,虽为乾隆四年进士,历官溧水、江浦、沭阳、江宁等地知县,可谓科场上的得意者,但他对科举制度的弊病抨击起来仍不遗余力。按,对科举取士之八股文,袁枚自幼便无甚兴趣,而独钟情于诗词赋:“九岁读《离骚》,嗜古有余慕。学为四子文(指八股文),聪明逐陈腐。犹复篝残火,偷习词与赋。”(《诗集补遗》卷一《途中寄金二质夫》)及长入学,仍不肯在枯燥空洞的八股文上下功夫,“心之所轻,烟墨知之。遂致得题握管,不受驱使。”然而,为求取功名,他终“不得不降心俯首”,昼夜勤习,以至吃尽了苦头。对此,袁枚则称之为“如交俗客,强颜以求欢”(《与浦之秀才第二书》),真乃夭阏性灵也。

从《钦定学政全书》的相关文献中,我们也可窥见类似的士人精神面貌。如卷十四《考试题目》内,雍正六年礼部议准云:“近来士子,只知记诵时文,以供钞录。而于经史性理之源流,礼乐农桑之实务,全不究心。后场策论,不过临时剿袭,以图完卷。嗣后岁试,令作两书、一经。遇冬日,作一书、一经。科考令作一书、一经、一策。遇冬日,一书一策。若草率塞责者,岁试不准拔在优等,科试不准录送。”又如卷六《厘正文体》内,乾隆三年礼部奉上谕云:“国家之取士也,黜浮华而崇实学。我朝养士百年,渐摩化导,培护甄陶,所以期望而优异之者无所不至。为士者当思国家待士之重,务为端人正士,以树齐民之坊表。至于学问,必有根柢,方为实学。治一经必深通一经之蕴,以此发为文辞,自然醇正典雅。若因陋就简,只记诵陈腐时文百余篇,为弋取科名之具,则士之学已荒,而士之品已卑矣。是在各省学臣,谆切提撕,往复训勉。其有不率教者,即严加惩戒,不可宽贷。”

乾隆九年,因兵部侍郎舒赫德的一道奏折,引发了其时朝中对科举制度合理性的激烈争议。在《钦定学政全书》中,对此有详细的记载。其卷六《厘正文体》乾隆九年礼部议复条下,转述有舒赫德的奏折原文:“科举之制,凭文而取,按格而官,已非良法。况积弊日深,侥幸日众。古人询事考言,其所言者,即其居官所当为之职事也。今之时文,徒空言而不适于用。此其不足以得人者一!墨卷、房行展转抄袭,肤辞诡说,蔓衍支离,以为苟可以取科第而止。其不足以得人者二!士子各占一经,每经拟题多者百余,少者不过数十。古人毕生治之而不足,今则数月为之而有余。其不足以得人者三!表判可以豫拟而得,答策随题敷衍,无所发明。其不足以得人者四!且人才之盛衰,由于心术之邪正。今之侥幸求售者,弊端百出。探本清源,应将考试条款,改移而更张之,别思所以遴选真才实学之道”。在奏折中,舒赫德历数了科举考试的四大积弊,力请探本清源,将考试条款改移而更张之,别思所以遴选真才实学之道。这实际上是根本否定了科举制度的合理性。

章下礼部,礼部议复则力斥云:取士之法,隋唐至今出于科举。科举之法,代有不同,自明至今则皆出于时艺。“科举之弊,诗赋则只尚浮华而全无实用,明经则专事记诵而文义不通,唐赵匡举所谓习非所用、用非所习、当官少称职吏者是也。时艺之弊,则今该侍郎所陈奏是也。圣人不能使立法之无弊,在乎因时而补救之。苏轼有言,得人之道在于知人,知人之道在于责实。盖能责实,则虽由今之道,而振作鼓舞,人才自可奋兴。若惟务徇名,则虽高言复古,而法立弊生,于造士终无所益。今谓时文经义以及表判策论皆为空言剿袭而无用者,此正不责实之过耳。”“若今之抄袭腐烂,乃是积久生弊,不思力挽末流之失,而转咎作法之凉,不已过乎!即经义表判策论等,苟求其实,亦岂易副。经文虽与四书并重,而积习相沿,慢忽既久,士子不肯专心学习,诚有如该侍郎所云数月为之而有余者。今若著为令甲,非工不录,则服习讲求为益匪浅。表判策论,皆加复核,则必淹洽乎词章,而后可以为表。通晓乎律令,而后可以为判。必有论古之职,断制之才,而后可以为论。必通达古今,明习时务,而后可以为策。凡此诸科,内可以见其本原之学,外可以验其经济之才,何一不切于士人之实用,何一不可见之于施为乎?”“我皇上洞

见取士源流,所降谕旨,纤悉坐照。司文、衡职、课士者果能实心仰体,力除积习,杜绝侥幸,将见数年后士皆束身诗礼之中,潜心体用之学。文风日盛,真才日出矣。然此亦特就文学而言,至于人之贤愚能否,有非文字所能决定者。故立法取士,不过如是;而治乱兴衰,初不由此。无俟更张定制为也。所奏应毋庸议。”

从礼部的议复看,虽然也承认了舒赫德的抨击确实有一定道理,但又以“责实”而激烈反驳之。结尾更以“人之贤愚能否,有非文字所能决定者。故立法取士,不过如是;而治乱兴衰,初不由此”为辩。其议乃寝。据《清史稿·选举志》载,“时大学士鄂尔泰当国,力持议驳,科举制义得以不废。”^[1](第 3151 页)然而,从实际效果看,舒赫德的奏折其后还是产生了一定作用。按《清史稿·选举志》载:“(乾隆)二十二年,诏剔旧习、求实效,移经文于二场,罢论、表、判,增五言八韵律诗。”^[1](第 3151 页)笔者认为,这实际是此次争议后统治者最终对科举考试所做出的重大调整。在《钦定学政全书》卷十四《考试题目》中,也可看出这次调整的痕迹。如乾隆二十三年礼部“议准”云:“查向例,考取拔贡,用两书、一经、一判。雍正六年,加试以时务策论。因分为两场,首场用两书、一经,二场用策、论、判各一。朝考试以书艺、论、判各一。今乡、会试二场,既奉旨裁去论、表、判,易以经艺及五言八韵诗,则拔贡场规,亦应画一遵行。嗣后考取拔贡,二场改为策一、诗一。朝考改为书艺一、诗一。各省考试岁贡,亦改判为诗。”由此可见,乾隆二十三年,为“剔旧习、求实效”,不仅乡、会试二场奉旨裁去了论、表、判,易之以五言八韵诗,且考取拔贡和岁贡也删去了论、判,易之以诗。

三、八旗科举及书院教育

作为一部学政“全书”,《钦定学政全书》中还蕴含着诸如八旗科举制度、书院教育制度等丰富的科举文献资料。

八旗以骑射为本,右武左文。雍正初年,诏开科举,八旗人士不与。“顺治八年,吏部疏言:‘八旗子弟多英才,可备循良之选,宜遵成例开科,于乡、会试拔其优者除官。’报可。八旗乡、会试自是年始。”^[1](第 3150 页)然而,从《钦定学政全书》看,清前期统治者对旗人科举取士并不甚重视。例如,据卷六十六《旗学事例》载,乾隆二十三年,御史汤世昌参奏学政庄存与考试满洲、蒙古童生,因不能传递,拥挤闹堂一案,奉上谕云:“满洲风俗,从来淳朴。八旗子弟,务以学习国语,专精骑射为事。即欲学习汉文,亦当潜心诵读,量力应考。若自揣不能成文,而徒以传递怀挟,妄冀侥幸功名,是方其学习汉文时已视为玩法舞文之具,人品心术尚可问耶?”乾隆二十四年,礼部又奉上谕云:“我八旗淳朴素风,娴国语,习骑射。其人果有足录,均可量能擢用。若科目者,特备储材一格耳。今乃艳心诡遇,又从而钓弋其名,渊藪其弊。是以国家启迪后生之途,转为蠹坏人材之具!可乎?且我朝开国以来,名臣硕辅,莫不志秉忠忱,才优韬略。初非从事占毕者。即仕跻大僚,内而大学士、尚书,外而总督、巡抚,勋名气节,指不胜数。大约皆非出于甲、乙两榜。即近时大臣在科第中有名者,不过如鄂尔泰、尹继善二人而已。然其见用,实以其心地材干,初不以其文也。其他倖列科名,而名实不副者,亦指不胜数。”这虽是统治者针对其时著名的八旗科场案所发,有特定的语境,但仍可反映出清前期统治者对八旗科举的基本态度。这从《清史稿》中的记载亦可见一斑:乾隆十年,因八旗宗学考试汉文、翻译无佳作,奉上谕云:“我朝崇尚本务,宗室子弟俱讲究清文,精通骑射。诚恐学习汉文,流于汉人浮靡之习。世祖谕停习汉书,所以敦本实、黜浮华也。嗣后宗室子弟不能习汉文者,其各娴习武艺,储为国家有用之器。”^[1](第 3112 页)

正是基于这种立场,清前期统治者对旗人科举取士屡有限制。据《钦定学政全书》卷六十六《旗学事例》载,顺治十四年,礼部奉旨:“停止八旗考试。”康熙十五年,礼部又议准:“停止八旗考试。”至康熙二十六年乃有恩诏:“八旗准同汉人一体考试。”康熙二十八年,礼部则又议准:“考取满洲生员,宜试骑射。不能骑射者,不准考试。”这种特殊的规定,固然是从八旗重骑射的传统出发,旨在保持满人尚武的天性,但无疑增加了八旗士人参加科举的难度。

从考核管理制度看,清代对八旗生员亦采取六等黜陟法。清承旧制,对府、州、县学生员均有严格的

考核管理制度。据《明史·选举志一》:“先以六等试诸生优劣,谓之岁考……一二等皆给赏,三等如常,四等挞责,五等则廪、增递降一等,附生降为青衣,六等黜革。”按《清史稿·选举志一》载,清学校设“六等黜陟法,视明为繁密”。“考列一等,增、附、青、社俱补廪。”“五等,廪停作缺。原停廪者降增,增降附,附降青衣,青衣发社,原发社者黜为民。”^[1](第3117页)这在《钦定学政全书》中也有详细的记载。如卷十九《发案发落》中顺治九年题准云:“生员考案,一等文理平通,增、附、青、社俱补廪。无廪缺,附、青、社先补增。无增缺,青、社先复附。仍各候廪。原廪、增停、降者,俱准收复,照序补廪。二等文理亦通,增补廪,附、青、社俱补增。无增缺,青、社先复附。原停廪降增者,俱准复廪。增降附者,止准复增候补,不准补廪。三等文理略通,原停廪者,准收复候廪。其丁忧起复、病痊考复、缘事辨复及原增降附者,亦准收复,照新旧问补。青衣发社者,准复附。廪已降增者,不准复。四等文理有疵,廪姑免责,暂停食饩,不作缺,予限读书六月,送考定夺。原系停、降者,不准限考,至下次岁考定夺。增、附、青、社均扑责示惩。五等文理荒谬,廪停作缺,原停廪者降增,增降附,附降青衣,青衣发社。原降增、降附者,照增、附递降。原发社者,黜为民。六等文理不通,廪膳十年以上,发社。”

从《钦定学政全书》中的文献资料来看,对八旗生员的考核管理亦视同汉族生员。如《旗学事例》中雍正二年礼部议准:“八旗生员,特恩给与钱、粮赡养读书。若无考校,恐或怠于诵读。令该旗都统于岁考前,将领钱、粮生员备造清册咨部,转送学政,严加校阅。考居前等者,照常领给。居四等以下者,停其给发。遇下次考居一等、二等、三等,照汉廪生开复例,仍给原领钱、粮。如四等不愿再考,即将学册除名,听其复归护军骁骑当差。”然而,由于八旗生员骑射亦须考校,文武兼擅自有难度。为此,礼部又议准云:“嗣后,令八旗都统遇岁考之年,将各佐领生员,严催赴考。学臣照考汉生员例,优等补廪、补增,劣等降青、降社。至年老有疾,亦准给衣顶。无故临考不到,径行除名。如丁艰告假、患病缘事及随任等情,据实呈教官,申报提学,仍照例补考。但八旗生员有考箭之例,文理兼长为难。如无甚荒谬,不必苛求定置后等。武生俱照此例。”从八旗生员参加乡、会试看,仍须先试马、步箭,骑射合格,乃应制举。考试之内容,据《清史稿》载:“初,八旗乡试,仅试清文或蒙古文一篇,会试倍之。汉军试书艺二篇、经艺一篇,不通经者,增书艺一篇。二、三闱试论、策各一。逐科递加。自与汉人合试,非复前之简易矣。”^[1](第3160页)

有清一代,作为官学的补充,书院的发展可谓曲折。清初,因统治者担心书院有传播反清复明思想的危险,曾诏令严禁。直到康熙六十一年,在统治秩序得到巩固的情况下,才对几所较著名的书院,如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苏州紫阳书院等颁赐御书,实行开放。这种情况,在《钦定学政全书》中也得到反映。

如卷二十六《整饬士习》中,顺治九年礼部题准云:“各提学官,督率教官,务令诸生将平日所习经书义理著实讲求,躬行实践。不许别创书院,群聚结党,及号召他方游食之徒,空谈废业,因而起奔竞之门,开请托之路。违者,提学御史听都察院处分,提学道听巡按劾奏。游士人等,问拟解发。”其中明确规定:“不许别创书院,群聚结党”,并且制定了明确的惩戒措施。康熙年间,一些地方大吏开始恢复书院。如康熙十二年,总督鄂善复修关书院,力邀其时的著名学者李颙主持书院。李颙登台讲学之初,一时“德绅名贤、进士举贡、文学子衿之众,环阶席而侍听者几千人”,甚至总督鄂善和陕西巡抚阿席熙也前来听讲。然而,这仅是地方大员个人所为,并非是统治者的旨意。直到雍正十一年,统治者才下谕旨,敕令各省通设书院。这在卷七十二《书院事例》中有详细记载。雍正十一年,礼部奉上谕云:“各省学校之外,地方大吏每有设立书院,聚集生徒讲诵肄业者。朕临御以来,时时以教育人材为念。但稔闻书院之设,实有裨益者少,而浮慕虚名者多,是以未曾敕令各省通行。盖欲徐徐有待而后颁降谕旨也。近见各省大吏渐知崇尚实政,不事沽名邀誉之为,而读书应举之人,亦颇能屏去浮嚣奔竞之习。则建立书院,择一省文行兼优之士读书其中,使之朝夕讲诵,整躬励行,有所成就,俾远近士子观感奋发,亦兴贤育才之一道也。督、抚驻劄之所,为省会之地,著该督、抚商酌举行,各赐帑金一千两。将来士子群聚读书,豫为筹画,资其膏火,以垂永久。其不足者,在于存公银内支用。”

乾隆元年,清高宗登基之初,又强调“书院即古侯国之学也”,进一步推行雍正朝的举措。其谕礼部旨云:“书院之制,所以导进人材,广学校所不及。我世宗宪皇帝命设之省会,发帑金以资膏火,图章至渥

也。”在该谕旨中,还对书院之长、负笈生徒的选择,对教学方法、师生讲学的考核做了详细的规定:“该部即行文各省督、抚、学政,凡书院之长,必选经明行修足为多士模范者,以礼聘请;负笈生徒,必择乡里秀异沉潜学问者肄业其中。其恃才放诞、佻达不羁之士,不得滥入书院中。酌仿朱子白鹿洞规条立之仪节,以检束其身心。仿分年读书之法,予之程课,使贯通乎经史。有不率教者,则摈斥勿留。学臣三年任满,咨访考核。如果教术可观,人材兴起,各加奖励。六年之后,著有成效,奏请酌量议叙。诸生中材器尤异者,准令荐举一二,以示鼓舞。”

乾隆三年,礼部就举荐书院优生之事议准云:“查各学政举荐书院优生到部,其作何奖励之处,向来未有成例。嗣后,应照学政汇题通省优生之例,廪、增生准作岁贡,附生准作监生,俱割监肄业。”乾隆十年,礼部又就书院教授生徒的教学内容及方法议准云:“书院肄业士子,应令院长择其资禀优异者,将经学、史学、治术诸书留心讲贯,而以其余功兼及对偶、声律之学。其资质难强者,当先工八股,穷究专经,然后徐及余经,以及史学、治术、对偶、声律。至每月之课,仍以八股为主,或论、或策、或表、或判,听酌量兼试能兼长者,酌赏以示鼓励。”乾隆年间,当清高宗巡视江南时,还曾去一些著名书院视察,并颁赐新刊经史书籍,以示重视。这在卷四《颁发经籍》中亦有记载。如乾隆十六年奉上谕:“经史学之根柢也。会城书院聚菁序之秀而砥砺之,尤宜示之正学。朕时巡所至有若江宁之钟山书院、苏州之紫阳书院、杭州之敷文书院,各赐武英殿新刊十三经、二十二史一部,资髦士稽古之助。”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会推动当时中国书院的发展。据有关资料统计,雍正时期,修复或重建的书院为 25 所,新建书院 188 所。乾隆时期,修复或重建的书院达 159 所,新建书院则达 1139 所^[1](第 162-187 页)。

清代书院的设立,可弥补官办府、州、县学之不足,成为清代教育体制的一种辅助方式。《清史稿·选举志》中甚至称:“各省书院之设,辅学校所不及,初於省会设之。世祖颁给帑金,风励天下。厥后府、州、县次第建立,延聘经明行修之士为之长,秀异多出其中。高宗明诏奖劝,比于古者侯国之学。儒学浸衰,教官不举其职,所赖以造士者,独在书院。其裨益育才,非浅渺也。”^[1](第 3119 页)

[参 考 文 献]

- [1] 《清史稿》,北京:中华书局 1977 年版。
- [2] 素尔纳:《钦定学政全书》,台北:文海出版社 1966 年版。
- [3] 何怀宏:《选举社会及其终结——秦汉至晚清历史的一种社会学阐释》,北京:三联书店 1998 年版。
- [4] 张国柱:《官府印制的状元殿试策》,载《西安晚报》2007 年 10 月 1 日。
- [5] 钱仲联:《清诗纪事》,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 1989 年版。
- [6] 白新良:《中国古代书院发展史》,天津:天津大学出版社 1995 年版。

(责任编辑 何坤翁)